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七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哀六年盡

十三年

六年春城邾婁葭〔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諱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瑕非左氏穀梁作邾瑕春秋異文箋云定公十三年左氏經夫于垂葭公羊經作垂瑕此年左氏經作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亢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水經注泗水篇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漷水西南流入邾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負瑕屬山陽郡與邾之漆與閭丘近哀七年囚邾子負瑕杜云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水經負瑕漷水從東來注之酈元亦云漷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漷東田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釋亦瑕丘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注城者取之也○裹

二年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城之爲取之也○注魯數至惡甚○郎上二年伐邾婁取郲東田及沂西田又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取之屬是也有夷狄行者舊疏云正以貪而無親故也通義云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軫史記世家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即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兒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

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入而
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
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故何氏有此難也鄭釋之曰陽生癸
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之小白其事
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
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
義適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
糾則將誰乎按經義述聞云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
也豈得云受國子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荼之不正以不日
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弒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
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
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
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月此不月者舊疏
云陽生之入實是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注
大國篡例月則齊爲大國例宜書月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
陽生之篡陳乞爲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
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于魯也之類也然
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
不月正得述
事之宜矣

齊陳乞弒其君舍（疏）釋文左氏穀梁舍作荼云音舒舍荼同部
故通唐韻正舍古音署詩小雅何人斯云

亦不退舍與車肸龍熊朋來曰舍非但與車肸協韻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證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九經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据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通義云弒而立者謂繼弒君而立者若宋督弒殤公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弒靈公而立成公不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注据齊至公子○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故疑陽生不氏公子為設也疏馮黑臀等皆君弒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設弒舍故特為篡詞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舍者同罪也此其為設奈何注問其義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齊世家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左氏傳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未知孰是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專也疏舊疏云此乃有為而言非正道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

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疏〕齊世家云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注晉世子申生是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穀梁傳云陽生正荼不正世家荼少其母賤無行明不正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教陽生走〔疏〕左傳史記皆以陽生奔在景公卒後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為嗣〔疏〕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玉為之以命數為小大是也○注析玉至矯也○漢書孝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師古所謂或用繒帛也蓋古或有用木者說文木部棨傳信也自謂木為

之者又孝文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書杜詩傳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注云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皆古玉節之遺也通義云使許以使命出防閑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命注奔不至為嗣○通義云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此陽生出奔不書明未命為嗣矣然則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立子以貴荼陽生雖非嫡出但其秩次宜立故亦為正或貴妾之子也舊疏引舊云陽生實是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為嗣則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者非按左傳史記皆云諸大夫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嗣景公惡言嗣事是未命為嗣若陽生是適則諸大夫宜請立陽生矣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注）子諸寘也齊人語也（疏）齊世家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晉召公子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左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除景公之喪（注）期

而小祥服期者除【疏】注期而至者除○期而小祥士虞記文喪服斬衰章父傳曰父至尊也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則君父皆應三年景公死於上年之九月至此年秋未始及期舍及陳乞並諸大夫皆無除喪之禮蓋時無三年喪禮也故孟子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又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注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閔二年傳譏始不三年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則春秋前已有不三年者矣通義云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而禪皆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義或然也然此距景公之卒並未及期蓋連閏數之耳練祭當以閏數則不能行三年之喪必矣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注】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疏】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常卽陳恆也漢博士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注重難至云爾○今人猶有此稱舊疏云正以妻者己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兒母之類是也

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

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疏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卽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令婦人爲首也故此傳云云卽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蓋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荅云問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不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有服期按顧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爲立陽生之事不必實有正祭也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桓六年傳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意謂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若不敢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注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

而至于中霤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疏校勘記出巨囊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囊乃郎反又音託按史記齊大公世家囊作橐故音託○注巨囊大囊○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諸家釋囊橐各異毛傳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寘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于囊以橐僅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于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唐韻橐無底囊漢書注無底曰橐有底曰橐宋董氏及朱傳因之與釋文正反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雖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雎扶服入橐則囊未嘗不可盛物橐未嘗不可容人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乎按陳說辨論極則斷蓋本無定名故說亦互異○注中央曰中霤○左傳宣二年三進及霤釋文霤屋霤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霤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磬階霤即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即賓執腑賜鐘人之處釋名釋宮室云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復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爲霤皆疏引庾蔚之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者

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明霤之義始于廇爾雅云宋廇謂之架言宮室之上覆者廇然屋起也嘗未有宮室之先民覆穴以居地上累土爲之謂之覆臺地爲之謂之穴其上皆必有廇然者覆之此宮室宋廇之所自始也開上納明雨從此下此則霤之所自始故宇从雨而从留也受霤之地在覆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霤之始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祀土神也十爲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室之中央因於古先納明之霤故名之曰中霤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屬下屬象納明之霤故主設之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祀土中霤亦祀土故家國相擬也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彼甃之半側覆之以禦雨卽古中霤之遺象與嘗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時易復穴爲蓋構度亦未遽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爲廇然之物以覆於上當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術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如是亦通謂之壁度卽屋之上選者非如後世墻垣始謂之壁也古者明堂周其上以法天余以爲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圜其上者與古者屋覆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霤假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敞四旁皆得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惟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霤凡四大夫以下兩下屋則有南北之兩霤燕寢當霤見有南北霤復有西南霤也鄉飲酒禮縮霤則其

南霤也此言堂屋之霤也凡門屋又皆有北霤曰門內霤凡此之霤皆外垂皆有木梘承之檐弓所謂池視重霤鄭氏謂屋之承霤以木為之用行水也　按此自謂屋之中霤非南北霤也

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

〔注〕色然驚駭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垝又或作危按一切經音義引作歘然此作色蓋誤經義述聞云色者歘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歘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歘公羊傳歘然而駭是也集韻歘恐懼也亦引春秋傳歘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徵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垝危皆色之譌猶胞之譌為脆矣○注色然驚駭貌○莊子大宗師云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說文駭驚也从馬亥聲讀書叢錄云說文歘悲意色歘同聲段借字本作垝危者又因色字而譌經傳釋詞說論語色斯舉矣云斯猶然也鄉黨馬注云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憲問篇其次辟色孔傳曰色斯舉矣二注相應然下句翔而後集自指鳥言之若謂孔子辟色則與下句意不屬若謂鳥見人之顏色不善而飛去則人之顏色不善又豈鳥所能喻今按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相反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覽審應篇云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公羊傳色然而駭何注驚駭貌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連讀論衡定賢云大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翻翥色斯竹邑侯相張壽

碑君常儃色斯遂用高遊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翩然高縈賛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則色斯即此之色然也

闚之則闚然（注）闚出頭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闚然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按說文覢暫見也从見炎聲春秋公羊傳曰覢然公子陽生按釋文闚丑鴆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貌○注闚出頭貌○玉篇門部闚敕蔭切馬出門皃引公羊傳闚之則闚然何注闚然出頭皃或作覢按說文見部有覢字則玉篇之或作覢當云或作覢也段注云猝作之見也倉頡篇曰覢覢視皃按與目部之睒音義皆同說文云闚出門皃从馬在門中讀若郴出門皃與出頭貌取象亦近也說文覢私出頭貌也閃闚頭門中也太元曹初一曹復睒天不覿其軫范注睒窺也劇炎三鬼睒其室注睒見也禮運注捻之言閃也凡閃睒覢闚音義皆相近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注）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今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疏）齊世家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

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
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此大同小
異○注時舍至君之○齊世家云荼子賤而孺子少故無
權閥人輕之舍至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正作本正齊世家云鮑
牧恐禍起蓋亦見力士知陳乞有自是往弒舍〔注〕陽生先詐
備也故諸大夫亦從而君之爾
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
乞爲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諉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
同〔疏〕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左
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使朱毛遷孺子於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陽生至事也○舊疏云先書當國
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入齊乃在弒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
後弒也通義云陽生正舍不正而人于齊爲篡辭者舍有父
命也此大爲臣子防也穀梁傳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
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
以言弗受也往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是弒君之謀
起於陽生故以當國辭起之○注乞爲至乞也○舊疏云舉
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諉成于乞故也通義云比
猶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
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弒公子比于下諉弒

之罪自有所見不書陳乞弒君不日至子同○日者不正遇禍正遇禍終始惡陽生之入實在云不月而云不同文不可設故何傷則陳乞弒生入齊之下陽年冬晉里克弒明故略之此亦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也

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同按弒君之事成于乞乞罪不見陽生已書當國不嫌無罪也○注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注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陳乞弒舍不日亦不明故略之也故日與卓子同舊疏云鄉解云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則陳乞之事宜日者以卓子之弒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日不月且陳乞弒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舍與里克弒卓子相類而不月者以文承陽生入齊不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信九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與奚齊同義正以奚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疏〕左傳校勘記云釋文作繒云一本作鄫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繒是所據本有異也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己酉月之十一日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据當舉入爲重〔疏〕注据當舉入爲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內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醻順也他人來文〔疏〕注諱獲至來文○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獲也注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又僖十五年獲晉侯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獲君當絕故爲內諱獲諸侯也舊疏云若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又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諸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

解又云醻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諸魯之常文故曰醻順他人來文也按經若不諱當云以邾子益歸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朐同意不嫌朐日入例者下有獲文惡明

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歸〈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此脫○注据俱以歸○正以經書以來實則歸也不書歸而書以來沒其實也與以隗子歸同故云据俱以歸

不獲也〈疏〉穀梁傳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師宵掠以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以

邾曷為不言其獲〈注〉据獲晉侯言獲〈疏〉注据獲晉侯言獲○見僖十五年

內大惡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晉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正以擅獲諸侯宜絕故為內大惡也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鄫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傳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與今此上傳雖亦言入但言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通義云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則其辭也醻順諱文不舉公

至故特辟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爲言來有外辭之辭焉非經意○注故名以起之也○正以內諱獲言來獲之賓恐不見故書名以起之正以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又曰諸侯失地名是諸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宜絕知被獲矣○注曰者至獲之○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解之傳箋無已即上六年城邾婁葭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魯侮之不知足今又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注入不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至人則不書致明得意也此不書致從可知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與此同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注據以隗子歸不名疏注據以至不名○見僖二十六年絕

曷爲絕之注據俱以歸滅也疏大事表云按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爲入與滅不同

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則曹爲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向爲莒邑秦人入滑而滑爲晉邑秦人入鄀而鄀爲楚邑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豈得謂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而蕭反未滅仍屬于宋然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未可爲定例也益知隱二年入極公穀以爲滅者其說近是矣

曷爲不言其滅注據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注故名以起之○義與書邾婁子益同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何諱乎同姓之滅注據衞侯燬滅邢不諱疏注據衞至不諱見僖二十五年

○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疏通義云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爲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衞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譏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之與譏之爲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略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加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勿偏嫌責宋公之

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罔不滅于滅矣○注以屬至責之○即上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是也○注不日者深諱之○舊疏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又不日故曰深諱也今疏本脫不字○注定哀至不日○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哀承定後亦宜日今不日諱使若不滅然故不日也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解詁遂云所見世著治大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當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按董子說見繁露奉本篇○注不言至魯也○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此見圍故不得言鄙矣通義云不言鄙者近逼城下之辭均與董異○注不言至而去○舊疏云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按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又云榮見遠也則此遇近國都恥可知故深爲諱也

夏齊人取讙及僤（疏）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僤字林作僤左氏作闡解云左氏穀梁作讙闡字杜云

闡在東平剛縣北大事表云戰國時爲齊之剛邑故剛城在今兖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玉篇阜部闡尺善反魯邑名與字林同水經注汶水篇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剛故闡也應劭曰春秋書齊人取讙及闡是也杜預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又謂之闡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闡應劭曰春秋注取鄆及闡今闡亭是也闡俾皆單聲音義通方輿紀要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爲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晉曰剛平後訛剛爲堽今有堽城埸紀要又云闡城兖州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故剛城北通志亦云闡邑在寧陽縣東北境爾雅注別爲闡應劭又引讙作鄿不知何家本漢地理志亦引作鄿說文有鄿字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注〉据上無戰伐之文〈疏〉穀梁傳注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此言取蓋亦賂也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注邾婁至自取○穀梁傳惡內也范注云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

之范以邾子益爲齊甥本左氏爲說何以爲邾婁齊之與國未知何氏所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疏注獲歸至歸之○舊疏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見之○注嫌辭至名之○監毛本名誤明又經文于誤子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解詁箋云正以上來爲獲歸且刺畏齊而後歸益也按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無惡之文嫌魯與益皆無罪故復書名以罪之蓋書名有二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死之罪一則見魯雖解釋邾婁子不能除其獲人之罪也舊疏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疏包氏愼言云冬十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讙及僤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

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注書者至之邑○魯歸邾婁子所喪之邑經傳無文未知何氏所據○注不求至同文○正以書歸知不求自得也若求乃得之則當言取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是也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求自得使若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蓋讙僤已絕于魯濟西田未絕齊不坐取邑則讙僤齊人當坐取邑矣通義云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疏】杜云雍丘縣屬陳留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其言取之何【注】據詐戰言敗也【疏】注據詐戰言敗也○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敗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故春秋各國詐戰者皆書

敗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疏）注詐謂至之類○舊疏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氏釋例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專制之辭也○注兵者至而已○春秋之義偏戰者曰詐戰者月所以然者不為苟勝故繁露竹林云詐擊也○注十三至之爾○即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傳其言取之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是不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疾其行詐故略之也此二經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故不月疾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疏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例時故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之屬是今此月故解之舊疏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義亦通於此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月者爲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爲下卒也上已有注故知庚輿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通義云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疏左氏穀梁寅作夷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又音夷又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脂切故得與夷通○注卒葬至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葬月者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疏注救中至不進○僖十八年秋救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則夷狄能憂中國皆進之此稱國不進以救陳欲以

備中國故不進也通義云何焯曰救中國
不進者吳楚結慽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方輿紀要艾陵
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
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爲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
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
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
文從可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
伐今此戰伐並舉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
行父以下會晉郤克以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大夫
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郤克等得敵
齊侯由隨從魯人故得序于上王齊侯也今魯雖與伐實吳
主會若與之序于齊上則是夷狄主中國矣是以退之而以
齊主之也然則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

父序楚子上亦宜是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彼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者以彼楚稱子已成楚爲君此吳止稱國與彼殊也○注言獲至進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曰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言獲齊國書故云能結日偏戰少進也亦猶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言之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四日左傳本有作毋者六經正誤作毋與國本作毋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注據當賦稅爲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

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若亦有井嫌悉賦之禮
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
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疏）通義云魯語曰季康子欲以
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
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
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
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
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二十斛芻秉二
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
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武从貝昔伯禽徂征淮夷芻
茭餼糧郊遂時之此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
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
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
注田謂至率矣○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
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
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江
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
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閭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
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尾
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斂取財物之總者自一至

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閒民夫而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謂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公羊問荅云古安得有此制邪曰此擧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免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緜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民以漢法況之按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漢儀法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以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此傳言之最詳則口錢之制興於漢世然管子山至數篇云邦錢之籍終歲十錢則口之賦之法殆管子時已有矣按如何注則魯蓋仍按田於正供之外復取民財與曰賦殊孔氏說似較通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之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彼二文皆論此稷用田賦之事

而言一井故知然也○注不言至賦之○校勘記出里若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若作井當據正按紹熙本作城郭里巷較鄂本尤善蓋計田以井故科賦亦以井起也○注禮稅至什一○穀粱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宣十五年傳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許慎所稱周禮說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周禮無文蓋鄭魯語所謂先王制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禮記疏引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折地方百萬井是仍不外以井定賦也○注軍賦至一乘○舊疏引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注哀公至什一○上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下云公會吳子橐臯是其外隳强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辰月之四日

孟子者何〈注〉據魯大夫無孟子昭公之夫人也〈疏〉論語述而云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其稱孟子何〈注〉據不稱夫人某氏〈疏〉注據不至某氏〇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疏〉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〇注禮不至無別〇曲禮文鄭注爲其近禽獸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卽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白虎通嫁娶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則白虎通與何氏說同許君駮從左氏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明娶同姓不爾此也按禮記大傳云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

以祀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坊記云
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國語鄭語云史伯曰
夫和實生氣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
棄矣故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
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御覽引禮外傳曰
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據大傳云雖
百世而婚姻不通目為周道則禮外傳有來矣穀梁傳孟子
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注昭
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
日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至
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左傳云昭夫人孟子
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疏引賈云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
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周之
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
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
不命之披賈說是也昭公特避孟姬之稱耳杜預以為詭託
宋姓者非也詩齊風載驪云齊子由歸其同此通義云孟子者
貴毋姊妹之稱故坊記鄭注云孟子蓋其且字亦不以子為
宋姓也○注春秋至國也○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
之姓曰吳此謂不修春秋也然則魯春秋或當有夫人至自
吳之文聖人修之並役吳文但存孟子卒舊書法而已婦人
繫姓不繫閔者郎隱元年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

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故孟子雖不諱猶不繫吳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也○注不稱至諱之○舊疏云若稱夫人又言薨則當書夫人姬氏薨若非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爲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爲魯侯之妾而卒之如定十五年其姒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疏杜云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橐皋音拓姑漢逡遒縣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漢逡遒故城在今廬州府治合肥縣東與巢縣相接按漢書地理志九江郡下橐皋云孟康曰音拓姑後譌拓又譌柘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一名會吳城杜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云魏復九江爲淮南郡徙治壽春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疏左傳運作鄖杜云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大事表云按晉時海陵縣屬廣陵郡今爲江南泰州發陽無考今通州如皋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有會盟原相傳爲吳楚會盟處考春秋之世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志今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即發繇口也按通泰地於時屬吳故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是其證矣魯衛宋不應遠會至此左氏作鄖者古員聲軍聲同部也通義云

諸夏之會止於是故不月不致復爲大信辭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思治匪風兼懷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螽本亦作螽注同按注此年再螽疏作比年再螽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注 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 疏 解詁箋云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是據常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厤不能測閏自爲正官御歲職閏餘乖矣經於十三年再書十二月螽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以明改建夏正之義云云○注螽者至爲異○五行志中之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大猶西流司厤過也詩義疏記云按穀梁三螽范皆無說用

川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秋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義是陰以父說爲非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閏雖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八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本劉子駿義異傳合律厤志劉歆說云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張晏曰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云建申也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厤過矣劉歆徙以詩七月流火爲鞫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注比年至能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當作埋從之比年再螽即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蝝是也○注自是至六卿○晉蘇云晉在春秋後考諸侯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埋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祀稱之國滅以之象是故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分于人合葬故螽蟲冬踊者是其螽爲齊亡之一陳也何氏取象較廢盜亦春秋緯義舊疏又云左氏及史記皆云亡氏分爲魏趙韓今云皆分爲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之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故志所引劉向董仲舒說諸螽皆與何氏同大率皆以爲煩譴之應推此注與前解諸傳異拔顯宗紀云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注引感精符云魯哀公時政

彌亂絕不日食則比年書螽當爲天下記異也故何氏推廣之春秋者聖人明義之書此之再螽不必泥爲齊亾晉分之應然記之春秋之末則春秋後事皆在所繫若執事實以求之則泥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疏注前宋至詐反○即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是也○注反猶報也○原文闕

夏許男戌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疏通義云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爲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遫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災與之罪及其存時乃爲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緣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爲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

不足存之而成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此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疏杜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水經注濟水篇又東過沛縣東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大事表云地名考從胡傳以黃池列諸侯非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伯循曰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是時吳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卽宋魯會而宋不會故吳王辭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則趙氏之言爲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于泗而滿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春秋時爲宋地按漢書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清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然說失之續漢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郡縣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攷諸說是也黃池不得在內黃

吳何以稱子〔注〕據救陳稱國〔疏〕注據救陳稱國○即上十年吳救陳是也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吳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疏〕通義云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循爵存其質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北會左傳謂先晉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即為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羊說非無據但何注引稱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耳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至于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按伯莒之戰吳有憂中國之心故有與辭此傳無進吳之文董生此說而與何氏異○注以言及也○舊疏云釋言及吳即知吳主會何者正以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于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注時吳至臨菑○舊

跡云前字有作晉字者若作晉字以黃池爲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按即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是也不在臨菑以或本作臨晉爲是○注乘勝至小國○即謝此會也○注齊晉至而趨○舊疏云春秋說文北堂書鈔引考異郵云黃池之會齊背前驟滕餘俠轂舊備驂乘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黃池之會垂吳子隊辭挾徹屏衛驂乘左傳有單平公經亦不書亦其一也越絕書吳有子胥之教伯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動者乘辭許邾與莒旁轂趨走按彼文有謂或即辭許驂乘邾與莒旁轂趨走是也前驅有詩衛風伯兮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也驂乘者即史記齊世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是也俠轂即夾轂也禮士喪禮婦人俠牀東西冬官考工記注今時鍾孔俠鼓與舞與夾同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亦夾義也儕儀云以下傳及注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大國時爲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注以諸至稱子○穀梁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是也明不知冠帶故諸夏之衆爲冠帶之國矣彼傳又云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

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然則吳時蓋實有吳主與伯尊周之心故春秋如其意而進之且以殺恥故也

會則曷爲先言晉侯（注）據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疏）注據申王序上○即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吳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疏）通義云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春秋不欲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雅存會時之次云爾

其言及吳子何（注）據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益明矣（疏）注據鍾至言及○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會吳于鍾離是也○注僖五至明矣○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是也彼疏云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據而難之

會兩伯之辭也（注）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是不可醉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

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疏繁露奉本云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之不以爲外以近內也與何義殊○注晉序至文也○正以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爲文也○注吳言至文也○舊疏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皆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爲主之文是也○注方不至事也○舊疏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爲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爲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注語見下○節下傳重吳也云云爲其重吳故不得不見其事爲其不與故不得以奪見其事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據伯主人疏舊疏云謂爲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毛本傳文主中作中主誤

重吳也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注其實至言及○舊疏云謂其實處權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是也○注舉晉至不盈○傳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此云不盈卽取彼傳文也舊疏云公會晉侯是其諱爲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卽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爲會主之義也

曷爲重吳注據

常殊吳〔疏〕注據常殊吳○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之屬是也

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

〔疏〕注不書至惡愈○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甚也字是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嫌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益欲實而言之則天下諸侯豈可悉至若歷言某侯某侯則有不至之國而魯乃與會其恥甚故但舉大國以見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魯因亦蒙俗會之其恥少殺也舊疏云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注齊桓至褒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澤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是齊桓之會不但舉大以見小并舉遠以見近矣而此但舉大見小明齊桓實尊天子故褒之爲遠近大小皆至之

辭吳則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而已故不得同也○注主書至夷狄○舊疏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强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注有恥至文也○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得意致會此有恥書致順上諱文使若吳亦尊天子會諸侯然故作得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衞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注據上七年言曼多疏注據上至曼多○卽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衞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淺人妄增也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疏通義云謹按世本獻子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

重宋樂祁犂即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曷夢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非本二字作名而强削其一矣按晉世家作魏哆○注復就至帥小○定六年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則彼於魯已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晉魏多也所以然者先見於魯爲先自正而後正人復見於晉爲先正大以帥小也繁露觀德云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螺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疏注先是至之費○用田賦見十二年會吳郎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注据北斗言星名疏据北斗言星名

○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

見于旦也〔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疏〕舊疏云于字亦有作乎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改當本作乎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佈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宋之國內外秋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廟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爲旦○舊疏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日旦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日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浸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爲旦也杜云平旦眾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

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伐主治典法滅絶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燔書道絶【疏】注周十至之庭○舊疏引甚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日在房心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甚輿星經亦云也五行志下之下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解詁箋云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盡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向未繫於日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統厤九月節日在氐五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又元嘉厤九月節日在亢一度九月中日在氐七度亦與房體近也○注於此至道絶○校勘記出諸侯伐主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諸侯代王治余本伐亦作代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代

引易是類謀云出彗守大辰東方之度天下亾鄭注大辰在東之度七宿之中皆昔周之衰有星守于戶有星茀于東方此其驗之一隅開元占經引運期授云蒼帝亾也大亂彗東出舊疏引春秋說云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亾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亂孔子不絕也亦言出此字星周室遂微也彼言秦正起與何氏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義同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并六國也燔書道絕見史記本紀宋氏十奇春秋說云晉大安三年彗星見東方與哀十三年同占之日孛主兵喪咸甯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亾

盜殺陳夏彄夫（疏）釋文夏厂雅反一本作廉彄苦侯反一本作𡟮音同二傳作夏區夫彄从區得聲例得通作也經義述聞云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廡廡蓋廡之誤古聲夏廡相近故夏通作廡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廡也是廡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廡字作廡與廉相似故廡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廡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十有二月螽（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疏）注黃池至所致○見上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二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音參校

公羊義疏七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哀十四年

盡是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經義雜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云云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死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孔叢子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爲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爲常有之物無所爲來則非按駢俗麟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淸濟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經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關傳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以云云與今本合按下春秋何以始于隱注云据獲麟乃作則獲麟而作春秋何氏本自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云何休無作春秋事也通義云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強成其說舊疏云麟者仁獸大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為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孫將復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按麟於春秋為瑞於周為異義各有主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序疏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作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迥異穀梁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注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順得聖人作春秋之意故舊疏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懸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訓中國不合有似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

之禽山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鸜鵒言有來而麟不
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嘉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
有非今始　然則孰狩之〔注〕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據無主名〔疏〕
來之義
注稱西至主名○舊疏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爲卑稱狩者天
子諸侯之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按大戴
禮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
爲狩又桓四年公狩于郎是天子諸侯之事傳不出主名故
據以薪采者也〔注〕西者據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
難
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爲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疏〕
舊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
按薪一作新以斤斫取曰新故新从斤从業以手折取曰采
故采从爪木木伐更生故凡除舊生新者皆名爲新果孰必
采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爲采加艸作薪菜以別新舊之新采
取之采非古文也包束乾草曰芻攀折木枝曰蕘說文新取
木也采取也薪蕘也蕘薪也芻刈艸也象包束之形是蓺猶
采也左傳以爲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云車車士
[illegible]也子[illegible]食甫[illegible]冬誓舁物爲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
爲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
諸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注〕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

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注西者至象也○舊疏云正以西方爲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至疏引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又引賈逵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于周皆與此異○注金主至薪者○舊疏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謂是火當絕木之時令乃舉此爲文即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於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劒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義或然也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閩監毛本采作採下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注據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疏注據天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桓四年○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箋云春言狩下當增不從狩郎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又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即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改當欲行夏之

時取夏之孟冬以爲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者是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書言狩者蓋据魯爲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而言狩矣○注蓋据至之時○据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据作據孔叢子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氾論訓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是春秋據魯以變周行夏之時也宋書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而爲後王制法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法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于法當用夏正非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据此則知夏小正農緯厥來記於夏之正月邠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尚正朔服色雖異而田

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按何氏此注決桓四年譏正月之義書狩者祀中之實不書正月明改周之正也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穀梁傳注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且貴狩當言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太平之嘉瑞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曷爲大之〔注〕據略微〔疏〕注據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傳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新宋者又微於士矣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注〕據鸜鵒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疏〕注據鸜鵒至加文○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麟者仁獸也〔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疏〕舊疏引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爲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修母致子之說故服

虔注機麟之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
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乂成而神龜在
沼聽聰知正則名山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
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修
母致子之義也若鄭氏之說則異於此禮記疏引異義公羊
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
毛蟲許愼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
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獸中央也鄭駮之云古者聖賢言
事亦有放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
令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四靈中空
言西方虎者則麟中央得無近誣乎則鄭不以麟爲土精也
彼疏又引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金性義
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
是與公羊說同皆疏引異義公羊說又云麟者木精一角赤
目爲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
仁之物屬東方赤木爲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
又鵾冠子云麟者北方元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
言之水爲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
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元枵之獸陰之精也非公羊
家義○注狀如至仁也○爾雅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郭
注角頭有肉引此傳云有麕而角廣雅釋獸云麟狼頷肉角
禮記疏引京房易傳云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

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
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
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
并州界中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云射
麋腳麟謂此麟也是爲仁也〇注詩云至是也〇詩周南麟
趾篇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
不用禮記疏引廣雅云文
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

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
下太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疏〕注上有至乃至〇詩

疏引李巡爾雅注云麐瑞應獸名孫炎云靈獸也宋書符瑞
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平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
麟來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
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類聚引感精符云王者德及幽隱
不肖斥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
有陷穽非時張獵則至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音獸麟乃見
舊疏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值爲聖漢將興之瑞亦爲
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
法是其證者麐麟此爲聖人作法之義也釋文大音泰監毛
本皆作太〇注尚書至率舞〇皋陶謨文毛本皆改風俗字

舊疏引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簫成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古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舊疏云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瑞物乃來之義○注優神至麟臻○白虎通封禪云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據此知本援神契爲說也舊疏引釋獸云騶如馬一角不角者騏舍人云騶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麒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

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爲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知公羊有其顯說令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按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鄭六藝論皆無之則附志有春秋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爲古本可知矣按今何注無下二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語故通義以爲治公羊者增成其說也○注辟害至爲異○舊

疏云謂無道之世刳胎殺天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即家語云孔子曰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竭巢毀卵則鳳皇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水經注河水篇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爲異

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本麏字刪改同作麕監毛本承之非也釋文作麏云本又作麇亦作麕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麏即麏之隸變爾雅釋獸麕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麏而角是古本作麏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槧德本鄂州官書本皆作麏按孔叢子亦作有麏肉角徐疏云即孔叢云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眾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麏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

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疏〕傳疏引孔叢又云到祝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類聚引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遂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汝孰爲來哉孰爲

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二為周滅大子將終三為漢制造作改稱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樂府引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悲之即本孔叢子舊疏云然則此告者其冉求也若以孔叢合之此何則總云新采者還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為漢獲之者微辭也故存秋說云不言姓名為虛主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土者書姓名時王惡之是其義也○注見時至雖來○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曾召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麟為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然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為來賓者麟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適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祥為小人所徯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操其木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為聖

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
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
驎思慮深避害遠妄也葢亦公羊家說言時無聖帝明王而
來宜其遭害而死也舊疏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
劉季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爲其出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
爲來哉以怪之者葢畏時遠害假爲微辭故注解見時無聖
帝明王怪爲誰來矣或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
時未知薪采獲麟爲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乃後詳審焉
然而潸是反袂拭面〔疏〕舊疏云目亦有作面字者知徐本作
以泣之　反袂拭面目也按杜預左傳序亦作反袂拭面
稱吾道窮則宜作面矣校勘記云面唐石經諸本同易涕沾
林小畜之坤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將以終尼父悲心
袍〔注〕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
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
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
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
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螺蟲冬踊彗金

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象

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

久故豫泣也【疏】注袍衣前襟也○舊疏云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釋文亦作袪袍音步刀反又兆報反經義雜記云說文衣部袍襺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敝縕袍袷交衽也从衣金聲是當作袷袷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袷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泣沾袍下又云聖人甯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據下作沾衿疑沾袍或後人改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證按傳若直作衿何注衣前襟成贅語矣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袍爲衣前襟者袍本作衰步報反釋文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爲是玉篇衰與袍同又步報反衣前襟也廣韻衰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衰之借字涕沾袍即涕沾襟非衣敝縕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涕沾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袷之泣者以衿袍同物而衿爲人所易曉故言衿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衿而後人改之也王氏此說可釋臧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褎衣衰也段注云上

文云褎襃也褎物謂之褎因之衣前襟謂之褎方言禪衣有
褎者趙魏之閒謂之袪衣郭云前施褎囊也按前施褎囊即
謂右外袪方言無袍者謂之裎衣則今之對襟衣無右外袪
吉也褻衣無袍禮服必有褻上文之袮衸謂無褻者唐宋人
所謂衩衣也公羊傳衸佔袍當作褻何注云衣前襟也釋器
衣皆謂之襟被謂之褶被同袷謂交褻頌褻連于交頌故曰被
謂之褶郭謂衣後襟非也釋名裾在役之說非是○注夫子
至代周○校勘記云鄒本蜀大字本同毛本案毀按聞本剝
改聖作姓監毛本因之惠棟云嵩作庶聖參同契曰夫子庶
聖雄詩疏引異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金獻賤者獲之
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
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
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遜注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刀握
大鏡舊疏云甚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索圖
蘇從亭長之任而爲天子故謂之庶姓矣○注何者至所執
○初學記引演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木均
注麟木精生木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
采謂兒樵柴者也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
絕周天下叛去隊元年疏引春秋說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
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禮遷疏引石渠禮
論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
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又引異義公

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舊疏引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爲土畜亦受氣于祖性合人仁故爲木精也又引春秋說云麟生於火遊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麟爲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既爲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拔公羊家自以麟爲木畜其以爲土畜者左氏家說不必牽涉也舊疏又云庶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熾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者其若不然麟爲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雙夫甫能獲之○注西狩至天下○類聚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與於豐擊玉鼓爲六龍又云其人日角龍顔姓卯金刀含仁義後漢書注引云卯金刀名爲劉赤帝後當亥周文選注引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力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死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劉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初學記引帝命驗云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析旦失蕭亡其金虎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光出軫已當之華陽國志公孫述志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木卯金即乙未歲授劉氏按緯言與於豐在軫北即此注言從東方王於西也以兵得天下者舊疏云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也

〇注不地至異也〇舊疏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見于魯乃爲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爲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〇注又先至之象〇螽蟲冬踊節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螽是也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節上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舊疏云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埽除之衆鄉晨而見故日埽旦也然則螽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爲六國爭強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埽旦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拔災異之塵俱不大遠此哀公之世螽孛之變得應之數百年後者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爲漢制法文年絶筆後無所見適有螽孛之見因即假以示義爲術〇注夫子至乃帝〇校勘記出積骨流血之虞云鄂本虞作虐不誤解云虐亦有作害者拔紹熙本亦作虐是也六國爭強舊疏云即燕齊楚韓魏趙也齊据東蕃燕楚強于南北韓魏趙居于首始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是也從横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横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横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絶于西是也蘇公旣死張儀以横滅從是其相滅也秦項驅除者舊疏云始皇据秦藉滅周之貧而珍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龍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爲劉氏驅其孤狸除其豺狼而已

故曰秦項驅除也積骨流血者舊疏云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鵲起秦項之君覩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燿鉤云亂人爭權赤帝之精注庶人項羽劉季者也爭機亦欲起也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感精如後有彌奈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易林屯之坤採薪得麟大命隕顛豪傑爭名天下四分是其義也○注深閔至泣也○說苑貴德云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于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人強陵弱眾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賭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懷聖承弊賭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疏〕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按下西狩獲麟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此不當有孔字矣○注噫咄嗟貌○論語先進云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歎聲也詩周頌噫嘻成王傳噫歎也漢書董仲舒傳贊注噫天喪余注噫歎聲也後漢書袁閎傳未嘗不噫嗚流涕注噫嗚歎傷之貌也或作意淮南繆稱訓意而不戴是也或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

聲噫歆警神也祿祝聲不知作何聲故曰噫解之亦爲其有咄嗟義也禮記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矣

天喪予（注）予我（疏）舊疏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遺命故曰天喪予翟氏灝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之曰有以麟告者曰云云顏淵死云云子路死云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眞也通義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殁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惇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十三年則也比年三見傷痛故子深悼之傳亦連述之矣拜經口記云論語集註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年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詞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大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早三十一歲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云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

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殁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一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淵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七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顏子新卒故聖人進之有餘痛焉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反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淵可知王肅前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說也○注予我○爾雅釋詁云予我也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疏】注祝斷也○上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注祝斷也廣雅釋詁云祝斷也書泰誓祝降時喪傳亦云祝斷也鹽鐵論訟賢云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皇疏云然天祝惡已之道德亦是斷絕之義矣○注天生至之證○董仲舒傳贊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足以當之師古曰噫歎聲言失其輔佐也舊

疏云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爲輔佐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爲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皆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校勘記云閩本剡改証作證監毛本承之

西狩獲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特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騶俗麟字

孔子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故云備

【疏】舊疏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即上傳云孰爲來哉孰爲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歿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平又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注加姓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注麟書至云附○史記注引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然魯人乃服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後漢書何敞傳西狩獲麟孔子有兩盛之殯是皆以為夫子將歿之微也舊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乃見故謂之類也時得麟而死者即孔叢子云麟出而死言道窮矣是也

春秋何以始乎隱

〔注〕据得麟乃作

〔疏〕注据得麟乃作○舊疏引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又隱七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又引說題辭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舊疏引援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為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左疏引服虔說以為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以周禮故有麟應而至與此不合賈逵穎容等皆同服說以為修母致子之應蓋左氏家說也而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而修春秋精和

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與左氏說合通義云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為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老而徵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為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位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按孔子世家亦云哀公十四年狩大野獲獸仲尼視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視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詞而指博則亦以得麟而作

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逮作遝九經古義云說文遝迨也玉篇迨遝行相近又自部遝目相及方言云迨遝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遝或曰及州輔碑云遝事和熹以后孝安皇帝劉寬碑云未遝誅紂陳球後碑云遝宦徂齊與以遝為逮也釋言云逮遝也逮古音同也說文又云逮及也及逮也又云隶及也則亦通隶釋言云逮及也謂祖之所及聞也按爾雅釋言又云遝逮也方言又云噬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詩唐風有杕之杜噬肯適我韓詩作逝也亦云及也通

義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所自隱始舊疏云何氏以爲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期爲曾祖爲祖父母期爲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託記至之言○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詞微而指傳後世學者多錄焉舊疏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

書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注所以至義異○舊疏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
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
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
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
世巳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於其君故爲微辭不
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
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此
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
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
何遠也所見異辭所問異辭所傳聞異辭往所以復發傳者
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則桓公時已發見君
恩之傳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
以不爲之諱大惡今時有恩於其君故爲之諱而作微辭也
彼注云嫌義異此復注云嫌義異是其一隱何氏不決之者
省文也○注於所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
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
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
是也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
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往
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
十一年於所聞痛其禍故彼謂子般卒日子赤卒不日故也
此立煬宮不日即定六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日即成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所聞世不爲諱隱殺也○注所傳至是也○繁露文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傳聞殺其恩按子赤卒不日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子般卒日卽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注云所聞世臣之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通義云所聞者已之所逮聞也至於祖之所逮聞而父受之祖已受之父則所傳聞也世踰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仇納鼎歸寳文姜淫泆皆得貫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敢明其篡昭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于所傳聞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目言世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屬其世而不亂斯異其詞而不糅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據哀公未終也疏漢書儒林傳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文選班固荅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注據哀至終也○舊疏云止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左氏言之卽哀二十七年公孫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

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

瑞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

（疏）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木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瑞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從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往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龍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是陰書春夏秋冬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恆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郜大鼎是金雨木冰是木大水是水成周宣謝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得禮則褒失禮則貶是禮義也桓書即位先君被弒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瀆亂不書即位文姜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因而得獲麟是四靈爲畜也是亦即備義也益備即王道備故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孔子曰丘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人道浹王道備○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

致大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
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通義云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
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
毫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
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浹于上人事備
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治春秋上紀隱下至哀
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王道備人事浹說苑至
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
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浹
王道備舊疏云浹亦有作而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視
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視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俠
也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懷懷治之至于
太平故曰上道備也○注必止至效也○舊疏云必止於麟
者正以獲麟之后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
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
作樂之后簫韶九成鳳皇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故麟於
周為異者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
是也春秋記以為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令解從記也明太平
以瑞應為效者言若不致瑞即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為太
平之效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
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傳疏引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

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
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非何氏義
詩疏引異義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
者禮修母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是西方毛
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案云
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
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之開也洪
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
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
以爲天子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
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微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與者
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
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
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故禮記疏引熊安生中鄭
義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
修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修春秋爲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
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修母致子康成所不用
也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何校本疏同又出效字云
鄂本效作効按疏中引注同〇注絕筆至漢也〇傳疏云四
時具然後爲年此乃春秋之術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本應
之君將亡欲別起爲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日獲麟既記制
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諸侯使爲侯國之法是以不得

錄下三時矣○注又春至終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始正君
則僖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義亦通此
子曷為為春秋〔注〕據以定作五經〔疏〕姚氏範援鶉堂筆記云為春秋如女為周南召
南之類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曷為今日始為春秋乎嫌其大
晚於詩典之後○注據以定作五經○舊疏云何氏以為孔
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
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
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
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
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据五經以難之撥亂世〔注〕撥猶治也〔疏〕注撥猶治
也○廣雅釋詁撥治也詩商頌長發云元王桓撥傳撥治也
楚辭懷沙孰察其撥正注撥治也後漢明帝紀梁統傳陳元
傳注並云撥理也避治諱也說文手部亦云撥治也詩大雅
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孟子章指言桓
王之事諸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得麟之后天下
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
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

書替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孟子盡心無義戰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通義云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

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
季俗之情凜裁之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太
平之所由其也史記自序文曰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
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
冦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孔子世家云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
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
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文後有王者舉而開
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舊疏云孔子未得天
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
麟之後見端門之書知天命己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選理典
籍欲爲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事若欲治世反
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乃作春秋矣
卽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校勘記云浦鏜云詩序及
爾雅序疏引何注有莫近猶莫過之也七字疑今本脫○注
得麟之狀○舊疏以爲演孔圖文類聚白帖引演孔圖孔
不絕下有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十五字孔
聖全書引演孔圖云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
玉刻一版曰璿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趙氏

在論云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類聚引說題辭云孔子
謂子夏曰得麐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至期往逢一
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為赤烏化為帛烏消書出署曰
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藏云蔡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
為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
燔詩書云然則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
盡胡亥亦燔之按御覽引演孔圖云驟除名正顛倒吾衣裳
坐吾曲牀叢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是其事也舊疏又
云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嬴氏將亡是以
十三年冬彗星出於東方矣秦始皇方欲起為天子其子胡
亥破先王之術當衛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
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闡之使子夏往視其血書其
血乃飛為赤鳥其書乃化為白書署之曰演孔圖中義理乃
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殳校助記出赤鳥云獨大字本閉
臨毛本同讖也鄭本鳥作烏當據正○注孔予至授之○御
覽引滿孔圖云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繁露符瑞云有非力
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
秋正不止之聞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變於天下
之曼也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鄭注卯金劉
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據天命孔予制圖書文選
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亡故立存秋制素王授當興也隱元
年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讀而出其神

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某水精制法爲赤制功後漢書郅惲傳漢曆久長孔爲赤制注言孔某作春書麻運之期爲漢家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爲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又蘇竟傳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越絕書云見孔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又云道獲麟周書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一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舊疏云孔子仰推天命謂仰者天命即端門之命是也俯察時變即蝝蟲冬踊彗星埽旦之象也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作治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傳近正也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是也則未知其爲是與疏舊疏云爲音于僞反公羊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爲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后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

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疏】舊疏云其諸辭也即桓六年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往其諸辭也是君子謂孔子不知爲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繁露俞序云荀能進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劉熙孟子注云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是也○注作傳至意也○姚氏範援鶉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知己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爲傳者不敢必其爲之得聖人經意而要爲樂道堯舜之徒也○注堯舜至來儀○校勘記云何校本凰作皇疏同漢書李尋傳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史記五帝本紀歷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蓋謂歷象日月星辰也史記歷書云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則落下閎之徒即所謂歷如周馮相氏所掌今之推步是也唐都之徒即所謂象如周禮保章氏之法今之占驗是也有獸率舞鳳皇來儀見堯典皋陶謨史記注引鄭注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音和爲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是也夏本紀云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與宗德致麟之義合宋書禮志高堂隆引尚書傳

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定四時改堯正○
注春秋至民時○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
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隱六年秋七月杜云雖無事而書首
月具四時以成歲敬授民時堯典文舊疏云欲似堯舜當古
厤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
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也禮運注云呂氏說月會而
謂之春秋事類相近也孔疏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爲本終以
四麟爲畜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呂氏說十二月
之令爲呂氏春秋事之偏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近月令亦
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也○注道同至
之道○舊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秋以稱進堯
舜是也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台於堯舜是以愛而慕
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春秋之道述孔子之
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
進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
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業
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皆取其相稱相友也彼正義引台
誠圖云黃帝立五始以制天道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
昊天也春秋四時郎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

日短星昴也春秋獲麟即當益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爲制作〔疏〕中庸疏云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經傳釋詞云末蓋發聲末不亦不亦也也猶邪字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正申明此句之義禮記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之鄭注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知也○注末不至制作○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爲首末然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己而制道術預知有己而爲君子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爲法〔疏〕舊疏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也禮記疏引鉤命決云某爲制作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書疏引王愆期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詞亦本緯書爲說其意以春秋制以文王爲即孔子所謂制作之王也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于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

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又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充傳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云故先命元聖使綴後之學立制禮記中庸注云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者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以君子者與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疏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君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此解最得通義云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於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圈圖於詞例此聖人制作

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
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三終

子汝器校字
常熟邵而昔參校

公羊義疏七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疏阮氏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閩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推春秋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阮氏重刊本卷首有中書門下牒校勘記云此本及閩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敕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閩監本改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敕字始頂格阮氏本又有監本附首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閩監毛本改此爲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閩本於此下署何休學原闕四字疏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敕重校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之閑地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

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閒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斬
羽六年二月即皇帝位遂取漢爲天下號司空者舊疏云漢
三公官名後先生曙公羊問荅云問徐疏漢三公官何也曰
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
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
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
積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
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云秦有太
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
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宜
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大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曰冲帝册
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
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尉爲三
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
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遷
亂美實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
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
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間於前
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
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
尊號曰上公道府僚是也掾許得疏云即其下屬官也若令
之三府掾是也校勘記云掾字从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

同閣監乇木改从木旁非公羊問荅云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齊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荅天子干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敎義肅厲淸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責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又云何謂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閒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是也拔績漢志云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士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隄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士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四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考漢前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元壽二年更丞相爲大司徒成帝綏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爲大司

空哀帝建平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官名雖有
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不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
年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
軍亦無印綬官屬亦不常置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印
綬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
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後
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千石
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掾緣也緣
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爲凡物緣邊之稱此掾爲三公翼輔
故亦得有掾義又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之黨禁解後
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爲司空掾何時也
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兖州刺史部任城國有桃聚亢父
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兖州瑕丘縣西南是也按
樊於前漢屬東平國爲今兖州府滋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
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
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
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大傅陳
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恩
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讖
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
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

深明宜侍帷幄侍臣不說之適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敘抒也抒撰其實宣見之也爾雅釋詁云敘緒也說文支部敘次第也書不空作皆有所由緒錄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敘也敘正字序段借也孔子爲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序作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爲徐彥作文獻通考作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也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邵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

按舊疏名氏迄無定據故今所引但稱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古也禮記檀弓云予疇昔之夜注昔猶前也何氏

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自此可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卒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禮記中庸注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彼疏引鉤命決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斷天心上爲木鐸制萬世法彼疏引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事文類聚引鉤命決又云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石臺孝經敘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白虎通五經云已作春秋復作孝經欲專制正劉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春秋孝經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

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則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爲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舊疏云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

疏舊疏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己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學記云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北堂書鈔引援神契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弟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治世之要務也

疏舊疏引春秋說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孟子滕文公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人業天地開闢皆在孝也或是爲治世要務也舊疏云凡諸人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此經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

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爲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讀日世傳春秋者非一也俗本是

傳春秋者非一〔疏〕舊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播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按廣韻一東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公羊全孔經宋均注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是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又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日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名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又平津侯列傳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以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爲

博士儒林列傳又云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董生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又嚴彭祖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魯國薛人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亦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爲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徒衆尤盛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書以嬴公孟卿眭孟以下皆爲胡毋子都弟子據六蓺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說以前書弟子遂之者綴於胡毋子都下誤以爲胡毋弟子其實彼文自承董生爲江都王相自有傳連綴之爾惟胡毋子都弟子不見諸史何氏之學出於李育育多據胡毋生條例故與董生等說往往不同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陰豐當作泠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受穀梁又按前書有王亥而無王彥郎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漢賈逵傳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

等又作王彥末知孰是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蓋皆當時傳公羊者各述所受故何氏云非一也舊疏引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又據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無師故云非一然此下何氏傳論公羊家學末必牽涉餘四家也

本据亂而作

疏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故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舊疏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成王周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按據亂蓋兼兩義

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疏舊疏

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包氏愼言條辨云春秋賤纖芥之惡祭仲出君而許以行權齊襄禽獸之行無譏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見褒宋襄喪師辱國而稱爲文王叔術淫倫通嫂而以讓國通其子孫於列國周王守府而新之等於宋稱爲二王後衛輒拘父而以尊王父是數者皆所謂異義可怪之端也爲業左氏者所口舌　說者疑惑〔疏〕繁露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舊疏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疏〕舊疏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畔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爲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

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卽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也其勢雖問不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得不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雖適異人問難故曰雖問雖誤爲雖耳按雖當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云不言說者疑或義雖不足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其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或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雖適異人問難故曰雖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按作雖字亦通言雖倍經任意反傳違戾然既窮相問詰不得不廣引以證成已說也援鶉堂筆記云雖疑雖字之譌而誤强解爲雖字之誤謬矣亦不必改讀雖字古人文義不必如後世之平順也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舊疏云此師謂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講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按此蓋何氏自謂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

木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是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漢書藝文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焉

時加釀嘲辭〔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責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正按集鈔本徐本釋文本釀作讓如作釀陸當有音然今本釋文亦作釀矣舊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頭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雱序助君虐之類是也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疏〕舊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舉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

以無爲有〔疏〕舊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因之義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因故曰以無爲有也

甚可閔笑者〔疏〕舊疏云欲存公羊者閔其愚闇欲毀公羊者笑其謬妄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監毛本作笑非

不可勝記也〔疏〕舊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具記也按不可勝記者言記不勝記也言其多也

勝記猶言遽數之悉數之也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

（疏）賈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也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皆有今文古文今文立於學官當時所習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閒往往蚪蚪文故無師傳因皆目爲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乃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按春秋當漢代公羊爲今文左氏爲古文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故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中有抑此二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語明當時以治古學貴文章爲譏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厤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而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馳說者騁其詞即謂貴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謂之俗儒考[illegible]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爲俗

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眾賈逵皆治古文者也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疏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即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眾亦

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眞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擿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

【疏】舊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按戴宏不知何時人休本傳云休善厤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有未盡故何氏如此云與多隨二創者舊疏云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何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

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為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非也援鶡堂筆記云二創疑上文誤為俗儒及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為二創疏解非也此世之餘事（疏）舊疏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戴氏專慮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閑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援鶡堂筆記云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議論紛紜滋多而末已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擠豈得云閑事也疏解非是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故（疏）舊疏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卽戴宏解疑論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卽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若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為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以喻焉余竊悲之久矣（疏）舊疏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為已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為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為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數息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疏）漢書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

歸敎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舊疏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云是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倍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焉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戾之又引桓十一年傳遷鄭焉而野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箴定爲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爲所見之世又以爲卜四川日食問王爲大因之顏倍經造戾皆何氏所不取按何氏亦不必爲顏氏學其本或偶與石經所記顏氏說合耳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疏】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

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公羊問荅云故並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檃栝也栝檃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檃栝又拘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檃括之方檃段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栝段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邪曲之器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括舊云隱括合當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按段氏玉裁注說文云檃與栝互訓亦段借作隱括尚書大傳檃栝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荀子大略示諸檃栝檃栝者矯制寬曲之器也方言所以隱櫂謂之欒郭云搖櫓小橛也按擺以柔繫於欒而後可行是欒者所以隱其櫂也如許云矢檃弦處謂之矢括矢括所以控弦也般庚尚皆隱哉某氏注云相檃栝共爲善政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孫卿書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皆讀爲檃注志注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隱狹之法是也凡古云安隱者皆謂檃括之而安也俗作安檃形聲皆變也按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亦即矯之義也凡多衺曲擁腫不中繩墨故須隱括之而後就繩墨之直何氏自謂矯正俗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一規矩之於正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四終

子汝荃校字

常熟邵元□參校